

岷
陽
前
後
志

岷
陽
前
後
志

都
一
易

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
慮淨几焚香勿妄丹鉛勿妄塗改勿捲
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
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
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

潛齋識

望帝杜宇叢帝
盤令前志

道光十有四年甲午
鷺溪村舍孫氏訂刊

志者志也。所目見志也。志不可見則其志荒。志者記也。記言而無序與物則其志謬。自古在昔。先民述位不荒。不謬則進爲經。故夫多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昔者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繫易。乃引包犧神農黃帝與堯舜氏並稱。漢太史遷著史記五帝本紀原本易象與彙書而擇言謂宜雅馴。顧其詭異怪誕荒渺之論。聖人所不道者。常列于編。故後之學者或疵之。然班固修漢

書於本朝故事則多用遷文後世作史者無古
人之中學識率爾探觚九陋庸惡每一書成則
業九言例若恐後人之不知先為訓釋繫其
條目而增多夫篇簡不知夫子作春秋不自為
傳而左邱明則厲規矩準繩于浮誇之中麻顯
白尼山當時一字褒貶華衮鈇鉞之用心孟子
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晉乘檮杌
不傳而春秋左史獨列為經其名則史與志合

自孔孟歿而微言大義不明莊老興而諸子百家競作殆秦政掘起焚書坑儒斯文之禍烈于洪水爰漢嗣興諸先老子補亡拾遺劉向揚馬之徒尚不能闢東魯藩籬又况餘子豈能免于荒且謬哉舍弟子皋弱冠授經史壯而一毡拓落同奉母閔居鷲溪邨舍多所著撰本率秋重九載酒攜與出遊近郊登高弔古蔚然嘆息越翼日召所纂輯杜主開明前志見示二

王事蹟一本華陽國志楊升庵全蜀藝文志墓
祠興廢書之綦詳其有不經概從剟削申曰論
讚曰予夙藻予叩其志子皋曰易窮則變二則
通二則久杜主開明之功德照耀蜀郫久矣其
祠墓荒蕪窮亦甚矣意者其將變而之通乎則
見乎文者不若志前王之豐功吾志此志也然
則志何曰言乎其前也子皋曰易否必泰二必
剝物不可終剝故受之曰復杜主開明之祠墓

其當覆乎今吾志其前之衰者猶思吾身親見
其盛則志前王之豐功者又不若志後賢之盛
德矣吾志也志也至言之有序有物否斯未能
信吾兄其教之予嘉取志廼爲之點定既又引
夫子刪繫之要旨與左史發明大畧類記班馬
後世作者立言之得失而爲之序益鍊礪其進
爲甲午孟冬月子俊鐫序

天下有同一功德一傳一不傳汨于流俗之論

而愴然千古之心宵者莫若我耶望帝杜宇開
明鼈令之於秦太守李冰矣太守鑿離堆堰都
江水利溉今成都府治十六色廟皂青城灌口

國朝載在祀典明裡有司豐功震當時明德
顯後世可無頌憾惟二賢王周末戰國時君子
蜀論其功則先於秦守較其利則普於都江而
身後邱壘犁為田祠廟摧為薪澍曩嘗舉伯鄉
父老則僉曰為蜀山氏之州昧天荒無得而言

舉伯鄉大夫則固曰為魚鳧蠶蠶開國遙二四
萬八千歲荒唐無稽不知華陽國志具載杜主
為黃帝後而開明則荆之杜主教稼明農務
本節用苴巴化之初曰水患從治瞿上俾相鼈
令濬川康又沃壤蒸民復粒卒土於邛當是時
也杜主曰鼈令功同夏后氏載禪曰位遂升西
山隱去本末昭然志乘如是而說者云爾何執
又或謂蜀先逃處荒忽二君不過屬國之大長

曾何足志是尚不知二周戰國曾不帝秦九江
西楚無壽蠻荆太伯仲雍化行東越東夷西夷
聖神舜禹杜主開明即不敢上齒四聖人稽諸
後並如宋吳越王錢鏐廟錫表忠漢南越王尉
佗雄稱嶺海豈亦不足連類並及耶流俗之弊
至于如此嗚呼何其不學也甲午九月陪家兄
子俊邀同友人載酒繫楫跡邨近郊豈高弔古
俯大江東去慨前王之遺澤黃土兩抔荒穢不

治原廟無存維時夕陽在山牧笛樵歌襍遯
起客復有誦曾子建華屋邱山之句者相與酒
悲唏噓泣下既暝返農屋籬菊有香撲鼻朔風
吹面夙醒頓醒木榻州閣落葉打窗遂不成寐
緜閱藏書呼病婦起依壁就燈影佐抄達曙而
畢既又爲之論讚羨思古之深情竭愚者之千
慮意召爲二王之功有大造于蜀人宜與秦守
血食于西土書成算諸子俊爲潤色之遂梓召

汗噫杜主開明之不傳久矣然安知不傳于古
而傳於今也故名曰前志冀幸其將有志於後
云

道光甲午重九後三日岷陽鷲溪孫澍子皋撰

戊寅年夏六月十三日午後三鐘四十五分命朱
子珍買於江西巷故家時正鈔補此書初印
者之缺原有此書為人借去今尚未還乃驟
意得此爰題數字以志幸晉齋陳紹康

此書為去年三月裝成於為鈔理直表林

鑄去今年九月由家久未現回七月二十日

由城外觀水入西門表林兄手擲送

此書連兩紙收錄於別錄第 庚辰年四月廿四日
日 觀水

杜主開明前志目錄

卷第一

本紀合志第一

卷第二

墓祠第二

卷第三

墓圖第三

卷第四

小十三
襍志第四第五

唐詩二本第肇奉娶庶已

庚辰七月廿五在提出三考對
看其改初處初志細審仍
知後志之改初處一理為不知但
終不得初教初初為可惜
潛字錯下走筆

杜主開明前志卷第一

岷陽孫澍雨田纂輯

本紀合志第一

望帝杜宇初肇于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爲其
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氏爲帝嚳封
其支庶于蜀世爲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
與焉其地限呂秦巴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
會君長莫同書軌周失紀綱蜀先稱王有蜀侯

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椁國人從之
故俗曰石棺椁爲目縱人家也次王曰柏灌次
王曰魚鳧魚鳧王田于湔山忽得仙去蜀人思
之爲立祠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
時朱提有梁氏女利遊江源宇悅之納曰爲妃
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國稱王杜宇稱帝更名
蒲卑自曰功德高諸王乃曰褒斜爲前門熊耳
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鯀洛爲池

澤曰汝山爲畜牧南中爲園苑會有水災其相
鼈令開明決玉壘山曰除水害帝遂委曰政事
法堯舜禪受之義遂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
焉時適二月子鵠鳥鳴故蜀人悲子鵠鳥鳴也
巴亦化其教而力農務迄今蜀民農時先祀杜
主君開明位號曰叢帝叢帝生盧帝盧帝攻秦
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張獠熨九世有開
明帝始立宗廟曰酒曰醴樂曰荆人尙赤帝稱

主時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志今石筍是也號曰筍里未有諡列但曰五色爲主故其廟稱青赤黑白帝也開明王自夢鄜移乃徙治成都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襄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曰金一筍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爲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

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
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道還之乃
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曰吾雖牧犢當
得蜀也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豔蓋山
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畱之乃
爲東平之歌曰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
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
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

史邪歌龍歸之曲其親埋作塚者皆立方石曰
志其墓成都縣內有一方折石圍可六尺長三
丈許去城百六十里曰毗橋亦有一折石亦如
之長老傳言丁士擔土擔也公孫述時武擔石
折故治中從事任文公歎曰噫西方智士死吾
其應之歲中卒周顯王二十二年蜀侯使朝秦
惠王數呂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
王好色許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

適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
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
女并將從而山分爲五嶺直頂上有平石蜀王
痛傷乃登之因命曰五婦冢山川平右上爲望
婦塚作思妻臺今其山或名五丁冢蜀王別封
弟葭萌于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
與巴王爲好巴與蜀讎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
奔巴求救于秦秦惠王方欲謀楚羣臣議曰夫

蜀西僻之國戎狄爲隣不如伐楚司馬錯中尉田真黃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舡自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惠王曰善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敗績王遜走至武陽爲秦軍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鄉死于白鹿山開明氏遂亡

凡王蜀十二世

雨田讚曰揚子雲蜀王本紀曰蜀先蠶叢柏灌
魚鼈人民推善嗛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呂子
攷華陽國志亦越杜主吉都于郫因岷沱沃壤
教民稼穡彬彬二然有周公劉國豳之遺風後丁
水患選荆人鼈令又之載禪厥位遂升西山呂
老維肯適當春畊人民滿野啼鵲四起蜀人曰
此我望帝也寓其盛德至善歿世不忘之意云

爾逮有唐宋詩人乃實爲杜魄誤矣於戲華陽
黑水肇州禹貢天地山川之氣有開必先非二
君明德而能若是乎

子俊論曰蜀之先王爲黃帝後至于杜主務本
力農華陽之原利擅天府跡其所由與后稷教
民樹藝何異逮阨洪流俾相康以蒸民乃粒肆
禪厥位視棄富貴不啻敝蹤君臣之際軌亦盛
矣降至後王不常厥德外婪財貨內作色荒終

爲秦牧犢兒是并孟子所謂自暴自棄者與太
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其斯之謂
矣嗟乎先民有言憂勞所召興國逸豫所召亡
身如杜主開明者爲萬世師焉可也豈獨締造
蜀山氏之天荒草昧哉

前志卷第一

杜王開明前志卷第二

岷陽孫澍雨田纂輯

墓祠合志第二

有宋皇祐四年九月陳皋記二墳曰戰國時蜀
災昏墊杜宇君于蜀不能治舉荆人鼈令治之
水既平乃禪曰位死皆葬于郫今郫南一里二
冢對峙若邱山獨鼈令墳隸淨林寺二僧夷其
崇爲臺觀隱士張俞懼其遂湮沒請于郡而碑

之因置祠其上與杜宇岡執相及宇之墳尤盤
大民蓄畬之其來遠矣皇祐壬辰春淨林僧死
寺籍爲田許氏墾甸而鼈令墳與寺俱化爲民
畝張俞聞之建言于縣尹虞曹外郎郭公二愀
然動色駕而省之明日進士杜常等五十八人
巨狀埋于庭公報曰昔者七國相血生民肝腦
塗地獨杜宇亡戰爭之競有咨俞之求巨拯斯
民雖鼈令均洪水之功微宇不立議其賢則杜

宇居多載其烈則繼令爲大二人嗣與其舜禹
之業九之一焉况勤民禦災皆載祀典微此則
古之聖賢暴于原葬而吾不之知矣於是具不
可不籍之議聞于郡二嘉其請俾復其寺訪名
僧曰主之得景德寺禪者垂白焉白好靜退能
禪寂邑人所嚮仰公於是命之因蓋域二墳隸
于寺命刻石志其事庶來者知二人有大造于
西土宜與惠無窮

有宋岷陽徵君張俞少愚叢帝新宮碑曰水于五行爲利害最大四瀆爲水之源而江又爲四瀆之長其爲利害益大矣昔泮水警堯天下昏溺江實爲暴民受其害帝乃命禹決江疏河東放于海則天下受其利然後受舜禪終陟元后功配天地德被萬世自水始也故孔子修書述禹之事尤勤備焉繼而歎曰禹盡力乎溝洫吾無閒然矣劉定公亦曰徵禹吾其魚乎然聖人

之功大而易法簡而易循因時制治心通其變
厥後千五百年蜀有開明氏能振其道故禹之
功復興焉在昔蜀有賢主曰望帝獲楚人鼉令
呂爲相當是時巫山龍戰崩山壅江水逆襄陵
蜀沈于海望帝乃命鼉令鑿巫開三峽決江沱
通綿雒合漢沔濟荆揚然後得陸處人保厥命
望帝呂其功高讓位而去鼉靈遂稱叢帝號開
明氏襲都于郫故蜀人誦先王功者呂開明氏

比夏后氏焉其後三百年秦強伐蜀命其臣李
冰爲守是時江祆爲暴沫水淫流沃野歲災民
受其害冰乃誅水祆通水道鑿二山醜二江灌
漑千里變凶爲沃人賴其利故史氏美冰之功
於蜀爲大自冰沒後千五百載其功益彰焉大
禹大聖人也智極于水用能因天順地永生厥
民若叢與冰道不行于周秦而能迹禹之功厚
利三蜀非有大賢之業安能至此天水趙君曰

予觀蜀之山川及其圖記能雄于九邱者蓋乘
成水利呂富殖之其國故生二不窮然非開明
氏則巴蜀魚其民淮漢汗其澤涇禹之力遺後
之患憂可弭乎其後復得秦守之事謂其功出
開明氏之下而蜀人獨神冰之廟祀史氏惟載
冰之後功反使紹聖之烈闇而不耀世祀湮滅
予甚懼焉蓋所謂日用而不知遂忘其本矣按
禮祭法聖王之制祀功施於人則祀之能禦大

蓄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開明氏可謂功
施于人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也予適治茲土
而壠墓在邑之南彼民無知古闕祭享非所謂
遵明詔存功烈者也康定二年春二月五日始
作新廟成益州牧樂安公命辭來祭趙君乃躬
執祀事會民吏呂享之眾始大悅趙君名可度
字叔儀治郫有稱觀其所舉可知也銘曰
江發坤險堯曰懷襄夏后瘠力其流洋二巫龍

崩山江沈蜀疆開明疏鑿民復其常外通淮漢
內殖岷梁利盡西海實惟華陽聖二同功千載
合符微聖之功蜀其魚乎江陽之腴郫惟舊都
邱墳巍岌拱木號呼血祀不作神何呂居新廟
奕二牲牢孔碩民享其文神歆其質舊功克昭
大患所逃不有博雅孰躋聖匹載德者言銘厥
金石

子皋曰杜主開明之稱尙矣今讀張少愚叢帝

新宮碑記重有感焉曲禮曰太尙立德其次立
功如望帝傳賢開明已水患纘禹之緒可謂立
功德矣然自明季迄今二百年祠固廢無能復
而兩抔黃土昔之隆然高者近且夷爲平壤焉
却愚無知利其風水又競肆盜窳嗚呼惟二
王祠墓僻在一隅方策書之不詳圖經紀而或
畧故蕪穢不治方今俊又在官正人君子上下
相望惜岷陽處士之廬無白雲張先生爲之請

復者蓋世遠年湮民不興行非僅前王之不幸
矣

前志卷第二

此中張白雲叢帝新宮與他種所載文多異處
當另條一通于此以佐校勘

寧落碑文三

戊刻書于鎿下戊寅夏六月十六潛齋

陳皋杜宇鼈令二墳地與明板全蜀

藝文志所載亦有不同處已用紅書

後錄裝于手鈔袖本內對

看自見 康子識

前志卷第三

岷陽孫澍雨田撰

墓圖第一

墓圖第一

王香亭繪圖

望岷樓

望岷樓



大石橋

前明蜀

府丞宋

景伯明

創建

開明暨今墓
與杜主墓毗連
高二丈有奇蓋
地餘隧道今
塞



墓
帝
祠
今

皇

小又十二

今日杜宇山古曰天
迴最古曰天隨

江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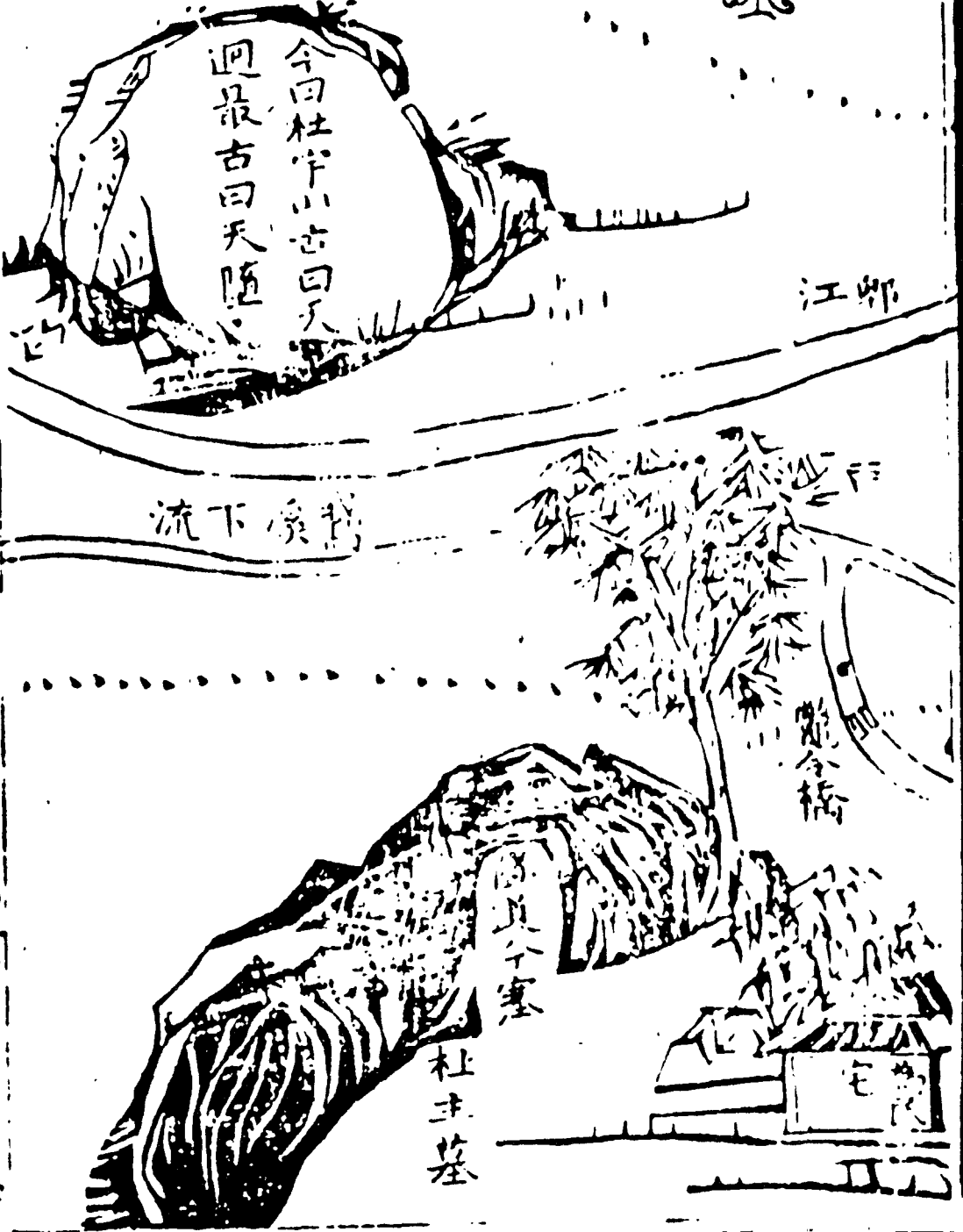
流下溪

龍金橋

其子塞

杜主墓

古棠書屋



鳴呼昔者文王之治岐也掩骼埋胔而天下歸
仁故周禮制官有墓大夫之職自後世職亡而

赤肩發漢陵寢魏武置掘冢校尉至宋楊璉伽真

之禍唐義士冬青一樹風雨諸陵愴孰甚焉猗

與杜主黃帝之後也力農服穡其教行于當時

而開明鑿巫峽已水患其烈著于萬世當日者

七雄諸王干戈日糜爛其民而二君天末一隅

重山絕壑翦除荆棘相與惠養黎庶身後祠墓

固荒涼若此澍懼其久而無徵也故又爲之圖
如右並記其上盜葬民家若干旨告今之有位
大人先生冀休于周官土政云

附錄孫錡過杜主墓詩一首

落花風送雨瀟瀟楊柳城南自野橋春水孤邨

岷社鼓人家寒食蜀宮樵一杯黃土名長在千

古青山憾不消空有國人懷舊德更無茅屋祀

先朝錡前以杜王祠墓請復于陳二梅邑
侯議允行矣明府適調備藏議遂寢

前志卷第三

杜主開明前志卷第四

岷陽孫澍雨田纂輯

襍志第四

杜宇山

今郫截長補短不及五十里原隰响衍帶巨岷江無有山也惟西關外里餘官道傍有培塿高二十尺蓋地不及畝世相傳曰杜宇山亦曰天廸山徵諸舊紀宋羅泌云蜀之先有男子從天

墮此山中自立爲西海君號曰望帝初曰水患
徙治瞿上後都于郫禪位其相鼈令山之名杜
宇與天廻當其所自然曰天墮則固妄甚或曰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履帝武敏時維后稷雅頌
所詠聖人不疵聖神之生豈同黎庶子如必曰
天墮爲妄商周詩人弗可訓哉謝曰履帝武敏
卽寓言人道也誕寘隘巷平林寒冰作者浮誇
甚言曰明其異若必不欲生之古人豈不智于

今之溺女嬰者邪、若夫天命元鳥、毛氏說詩謂
春分氣至、凡鳥降、殷之高辛氏帝、率有娥女祈
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曰步鳥降而
生焉、若曰天墮、則杜宇必自言其爲上帝寵命、
第幾世天子、天孫否、亦神仙官府、土甫之嗣、曰
天仙宮嫡嗣、土后土仙宮庶嗣、土風雲爲形骸、
星辰爲肺腑、日月爲耳目、雨露爲性情、而後可
也、然不聞其自名、而必只曰天墮、對曰爲妄甚

者此也。又况泌去望帝世遠，不若晉常璩道將去望帝世近。常璩道將華陽國志書杜宇爲黃帝子，高陽帝譽支庶，不言其天墮也。或又曰：然則茲山何名？名也。澗曰：意者望帝當年禪位叢帝，後升西山，老且死，蜀人迎其柩于路，適蹕茲邱，邨愚老稚鄙俚痛哭之詞云爾。或人離席起謝曰：先生言天墮，吾得天迴焉。則茲山也。真杜宇氏之山矣。然而牛羊日踐蹋之，未嘗有材，非

獨望帝之不幸亦邠士大夫之辱也自今曰往
吾儕庶民其勿翦勿伐曰永前王之盛德至善
焉可矣

杜鵑城

邠之北郊岡阜突起烏柏森然今爲民業左
右溝澮夾曰修竹繡壤平田縈其外故老相傳
望帝之離宮也邑乘迺謂杜宇王蜀徙都于邠
卽杜鵑城因原杜宇附會杜鵑亦不經矣不知

獨望帝之不幸亦邠士大夫之辱也自今曰往
吾儕庶民其勿翦勿伐曰永前王之盛德至善
焉可矣

杜鵑城

邠之北郊岡阜突起烏柏森然今爲民業左
右溝澮夾曰修竹繡壤平田縈其外故老相傳
望帝之離宮也邑乘迺謂杜宇王蜀徙都于邠
卽杜鵑城因原杜宇附會杜鵑亦不經矣不知

鵲之名杜當皆邨氓不忘字德猶詩人甘棠之
詠召伯耳若曰杜鵑城亦侶未有杜宇先城杜
鵲則蜀山氏之魚鳧草昧天荒不可得而聞也
又公學博爲邑孝廉公甫題其太孺人節孝坊
并改杜宇曰兔宇煌二金石照耀通衢又似杜
宇可名兔宇若作新宮龍巾巾幘則杜十姨適
蒲卑氏之苗裔矣學究考古上溯源流不過如
此于邑乘何誅

鼈令橋

鼈

鷺溪之水東迤縈鼈令墓有橋焉因墓而名之
也不知肇基誰何澍垂髫時從先處士入城道
于圯有段石橫峙芻者礪其上字隱見焉就而
讀之文曰維叢帝德高前古巫峽龍戰水澤蜀
土帝昔乂之愈丹緒禹奕 二 新宮沱江之浦梁
曰鼈令攸繼杜宇今則橋在而石不知何往矣
澍按橋與開明氏無涉然細味碑銘則叢帝祠

小十八
屋當在水之上下他日每經過未嘗不爲之溯
洞也

襍志第五

孫子俊爲杜王開明重修祠墓與陳二
梅邑侯書

郛西南一里許前蜀二賢土杜主開明墓道相
望舊有祠屋爲宋康定二年春邑令趙君可度
以儀所建皇祐四年前徵君張少愚繼請于郡

並修其墓廟不知圯于何昔獻賊兵燹呂來遺
氓盡矣其委不可得詳也請爲明府陳其朔謹
按戰國昔蜀被水患杜宇君于蜀俾荆人鼂令
父之水土旣平載禪曰位由前而論杜主掘起
蠻夷惠養小民遜位于下乘其國如敝蹤而開
明鑿巫峽穿府江昏奠全川纘禹之緒視受其
君臣庶不曰爲秦由後而論華陽黑水沃野千
里厥土青黎陸海平疇諸葛公所謂天府之國

公孫子陽躍馬而王昧孟荒王據險而霸皆曰
侈靡誣淫割剝黔首而杜宇鼈令草昧天荒衣
冠劍烏僅都一隅此其風尚豈遽可求之三代
曰降哉記曰法施于民則祀之曰死勤事則祀
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二君有功德于邨
合諸禮經計宋金元明歷五百載享祀不忒
清興二滅繼絕德邁四朝隆軌湯武神聖之
君七八繼作凡國有大慶五岳四瀆先聖賢墓

暨古帝王陵寢皆恭遣大臣致祭獨二君邱藏
祠官罕至麥飯不羞宮觀翦夷田爲稼穡鉞竊
悼之昔謝河東爲吳令求爲諸孫置守家人表
晉帝用褒徐達夫刺武原爲徐偃王立廟昌黎
載筆雖盛德至善民之不忘寔由賢人君子綱
紀流風好古靡倦也今者鉞曰爲明廷當具牘
大府轉上請 聖朝復祠墓封松柏肇明禋他
日文人學士道犀浦入青城聞鶻弔古上死王

之壘則江東之典禮可尋登賢主之堂則中山
之欄楯不廢此一役也將見有宋趙大夫不得
專美于前而錡亦曰大布衣瀆章明庭者竊不
欲後白雲先生矣吾侯其圖之

唐杜少陵杜鵑行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万無杜鵑雲安有
杜鵑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半喬
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二叫其閒我見常再

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暝。仍爲
飯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
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
世傳。君看禽鳥情。尤解事杜鵑。今忽暮春聞。值
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

國朝孫鎮岷陽新樂府二首

杜鵑行

百花欲落猶未落。狂風一夜西園惡。子規此時

啼向人東邨西邨方力作一林梅實露零零萬
井稻田烟漠漠浣花溪上老詩人草堂再拜腰
脚弱出亦聞杜鵑入亦聞杜鵑杜鵑城在粉水
邊粉水滔滔流入楚杜鵑日夜如哀語我縱効
拾遺拜之有何補綠楊啼罷一川雨朝過杜鵑
城暮過杜鵑城吁嗟杜鵑還是古望帝杜宇蒲
卑魂

開明墓

黃土隆然高十丈死王之壘牛羊松柏伐盡
官吏橫厥封更遣邨愚葬居民昔開明當年治
蜀中續禹之緒誇神功後來嘉定秦太守亦復
廟兒血食青城宮維王明德高前古力穿巫峽
禪杜宇菲屋三間麥飯荒莫保岷陽一抔土功
德在民祀在祠有其廢之舉自時維古有之今
無之此事責在良有司此事責在良有司禮有
雖費其無弊

前志卷第四

岷陽新廟望叢古帝碑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脩國史館分

纂四川提刑按察使升任河南等處

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通奉大夫貴

筑張日最撰文

國子監學生候補縣丞郟孫旬隸竝

篆額

岷陽二帝其先曰蜀山氏傳曰黃帝子昌意昌

又曰黃帝之後也

意子乾荒。皆取蜀山氏。或又曰黃帝之後也。或曰高辛封其少子於蜀也。蓋麻義軒泊成周。曠遠數千祀。是不一姓。其主國傳胙有若蠶叢柏。灌魚鳧邈矣。今蜀之士民利水土。誦圖籍。尸祝社稷者。惟二帝。式帝者。望帝。杜宇。梁州至今稱之曰杜主者也。後禪其相。開明曰叢帝。開明者。荆人一號鼈靈。鼈科柯水名。靈之為言善也。故丈從今。或曰其事多神異。劭為靈云。蜀之國。

旅華陽津黑水抗襄斜枕熊耳雉峨眉玉壘以
為鄂塹江沱縣潛以為池牧汶山而苑南中大
川廣谷外宅苴巴蒸黎僕食望帝始教之稼穡
樹藝民乃攸穀浩穰富庶託為陸海天府矣蜀
之水類以江名其大者襟帶千里交午滂濇然
胥輸於岷江岷江嘗暴溢懷襄怒上觸彭門阻
夔巫民昏墊如堯時望帝瘵之乃咨開明敷治
肆決東沱復禹舊跡更乘瞿上瀾三峽以下滂

流。蓄。眚。復。粒。於。是。望。帝。以。開。明。為。賢。而。孫。位。退。
自。隱。于。西。山。其。事。畧。見。於。揚。子。雲。應。仲。遠。來。敬。
違。常。道。將。酈。道。元。儒。先。之。書。而。岷。陽。寔。其。朔。都。
遺。墓。巍。然。二。君。劍。舄。藏。焉。宋。康。定。皇。祐。年。間。兩。
脩。復。之。碑。文。具。存。其。廟。於。郫。則。自。齊。建。武。中。由。
灌。口。來。徙。傳。今。千。四。百。年。屢。廢。而。復。民。之。思。也。
帝。之。德。也。蓋。百。世。不。能。忘。也。道。光。十。五。年。日。晷。
守。成。都。因。事。道。郫。訪。其。故。址。則。封。樹。罕。存。廟。隳。

盡圮。懼盛德之祀將泯。惕然圖維。何以垂久。會

邾人士以復廟崇祀。請予任為之。倡發寮彩髦黎。

響應協同。迺營新宮。創殿屋五間。東西廊六間。

齋室宿宿宇及外祭祭。又十餘間。築二帝墓。繚垣四

百五十丈。雜蒔松柏三千千有餘株。以為王制大報

功。春秋重復古。遂上文書。請隸官禮。傳示無窮。

屬以隊典之久而倣舉也。邾伯重其事。數尼不

行。及日昃。臬蜀攝藩宣。迺又力陳。以為二帝教

稼緒稷治。水纘禹。捐讓瀟堯舜。功德隆焉。而江水之治。全蜀底定。匪直李冰鑿離堆。文翁穿湔江。漑田數邑者比。且其事去夏后時。麻年多。功同于創。而秦漢二守。去望叢時代近。跡鄰於國。然且列享時祀。以答神庥。而慰民志也。則二帝曷讓焉。聿固以請。今節使大學士寶公。聽其言而達之部。部如其議上。

皇帝曰俞。下所司。春秋薦饗。秩宗給祭費。如典。

纘始于道光二十二年月建仲秋蓋距初請時
歲八稔矣日昃蒙 恩命屢遷官茲將去蜀

而祠官適以時相嘗二帝廟於是郟之守土吏
暨帑帑衣孫鎮等謂予是役也實始終之惟麗牲
之石宜有刻詞以章 本朝之盛典且諗來

者予不敢辭故爲之言并佗頌曰 煌煌井輿

照臨邃初蜀山攸居江羨威夷陵廟實遺二帝
之恩釀流泱泱如機錦張利溥害鄣禹功平成

易世錯行明德載賡沱別東排標以玉崖璞言
允懷遂隕嵯峨如龍門河東鹽跳波長瀾旣東
南紀道通二帝之功脫躡遜嘉與賢帛家協于
勲華法施有馮古昔豆登典廢莫興雨膏陽晞
芸鼓賽祚降福不遠惟 皇聖仁懷柔百神

舉遺孽裡崇宮幽蟻龍旂沛旂慶神止畱椒馨
渝音靈脩居歆大有斯今純嘏引延如山如川

何千萬年

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夏四

月建

成都張星舜鐫

身

五

1

戊寅夏六月十五日視之更後生雨鏗下細與
前得者校讀知此為定字年以書像
望希杜之直與書形希之直此
鑿去之直與二字祀曲之得請在直光
牙一年年丑此志書畫及序文均
題直光丙申十六年後年丑六年
與前志春昇之位正後八年一以謂
祀曲之請歷有八年者相合也
如此為定字年陳魏也審定

道光丙申

戊寅夏六月十三日得來

二
夕
一
心

鵝溪邨舍雕本

三代之文二 呂載事後世之文二 呂載詞六經

尙矣降至左史班漢皆呂事詞勝故訓曰其善

志固志呂事而著事必託文乃顯錕弱冠年富

氣盛欲大有建白壯不見知於時肆託詩古文

詞以自怡悅曰舍弟子舉存日東西老屋風雨

一編雅有著撰輒相商訂呂求不疵於古道光

甲午秋九月出遊近關陟望叢之邱閱其荒隊

子舉劄輯前志瀆獻當涂越丙申春仲二君祠

屋落成成都觀察使孝曾李先生公來相語鋡
曰二王之壟今始克復舊觀志有其前者九當
志其後也哲弟云亡汝之責矣鋡以疾固辭觀
察曰龍門以父子載筆孟堅以女弟成書文章
淵源一家骨肉昔人原有故事若昆仲以孝友
聞當無讓以成迺弟之志鋡承命竦惶退而謹
書其事釐爲卷者八別爲類者九萬不敢竊比
古人而所以紀事實光汗青懋昭經禮之典章

不顯前王之駿烈備詳方面之虜功垂示不刊
於萬奕雖腋集微言有述無作而卷有品題篇
厲書法所爲答予季地下不朽之心志其後者
猶夫志其前矣嗚呼因事託文因文見志仲尼
不云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也又曰質勝文則
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二然後君子學者操觚
漫無根柢平居束書高閣韓相古人偶輯志乘
佳者案牘餘則市井甲乙簿耳累軸盈方徒見

詞費又何論其事與志哉重辱觀察命野生狂
簡不知所裁大君子若晉而訓定之則豈惟幸
甚

道光丙申暮春月二日乙酉瘦石孫鎮撰

書岷陽古帝說

銜續輯后志發冊謹書曰岷陽古帝或曰三代
之王也五帝之帝也杜主開明之時西周君王
也二君稱帝得無泰子曰二君之時周天子時
亦齊梁秦楚時也齊梁之君自王而孟子王之
秦楚之君自王而孟子亦王之孟氏豈不知王
者良以天下無王有能行王政者卽王之矣卽
不能行王政如齊梁秦楚之君苟欲自王於齊

梁秦楚亦王之矣王之所以病周之不王也夫
杜主開明之帝二岷陽耳曩者周天王令寔不
行於四境况荒逃乎又况七雄朝合縱暮連衡
日循堅甲利兵以劉其民而二君僻處天末迺
教川黎樹藝五穀不幸江流橫溢又相與疇咨
昏墊苴巴復粒君臣一惠形於揖遜竊謂泗上
諸侯王可風矣然則杜主開明之帝視夏商周
三王則秦視齊楚梁秦之君固不秦也客唯而

退載書其說冠於編以曉吾蜀
者

10/11

11

輯後志述感

當年吾弟書前志。老屋琴尊迹未消。今日一編
重著譔。茅堂風竹雨瀟。二。弟兄師友文章事。

西蜀淵源最有聲。豈意才人饒結習。大蘇集又

合藥城。艸昧三巴帝。圖標百年烽火怨前朝。

杜鵑花落啼黃土。腸斷岷江日夜潮。七百年

前舊隱君。張少愚上公珍重詔高文。文潞公布衣掩

涕書陳迹。抱向青山唵白雲。

道光丙申五月壬寅岷陽鶩溪瘦石孫鋈題

岷陽古帝墓祠後志目錄

卷第一

志畫像第一

卷第二

志辨誣次二

卷第三

志經始祠宇次三

卷第四

志墓田次四

卷第五

志種樹次五

志懷古橋觀稼亭次六

卷第六

志圖經次七

卷第七

志祀典次八

卷第八

裸志上九

此志上九不但中條字第三行款式加大

此後志當非此奔中條上魚上尾也而大小字

數其目次与此不同而第七卷印本全無

觀祿亭一則全無張口故碑文印本

亦無不知何故此志印本難免三千年

來未見弟二本故康階齋所貯大有污

損亦實慶之秋日病起命見妙子星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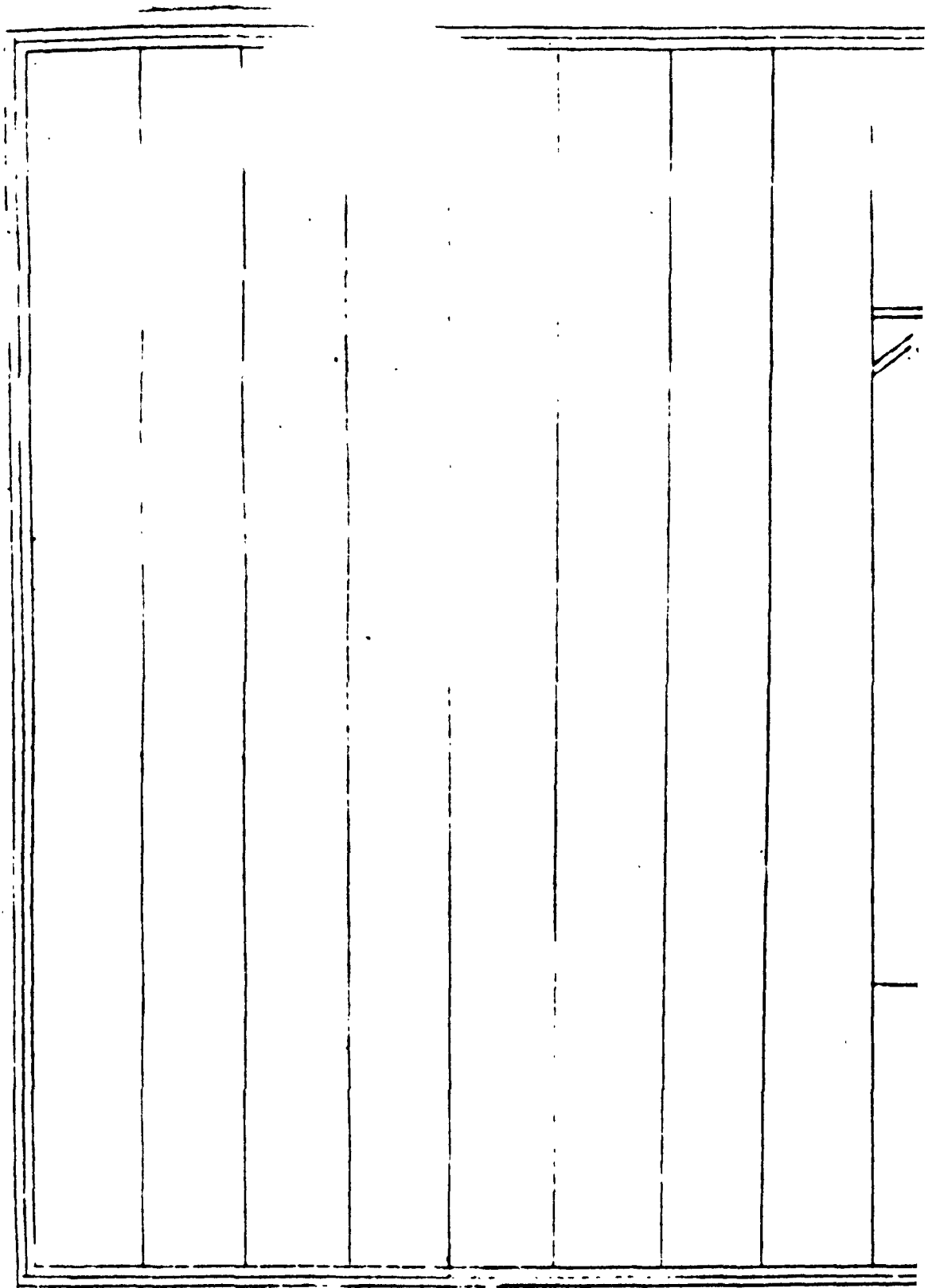
日者自鈔補互完其缺但四卷第二頁終
不可尋不知欠若平字乃稿入日豈碑也
又稿李紅樵先生西園集寤石先生詩
鈔得詩十六章確与志無天關係亦希
見女子秘錄与後志後序裝為一冊覽
寤石先生之不忘 之希功真力求賢
士矣轉告夫子冊入紀典之苦心前十年欲
重印先生他書求之盡其心力終不得全

即此志書一冊求其全者亦不可得其
四五千種之多因大難也今日裝成題

此以爲古書者二心業於書萬一之批誅又
不葉色送產耳——庚寅九月九日潛齋

主人陳伯康

康之下筆此書非自背約言乃此書實是為
先有者淫持過甚而與女子鈔福之而文
不一津極 十日容民走筆



後志卷第一

赫二厥聲濯二厥靈民無能名焉俾昌形志得

像第一

古華陽國
皇



望帝杜主

雲珊寫

後志卷第一

一

逝矣西土魏二乎杜宇務本明農苴巴之

黎尊曰君親曰主名何不幸而稱子鶴又

何不幸而訛杜土

今蜀人稱杜主訛曰土主

綦序閔焉

創輯前志溯彼犀浦

前綦江教諭臣孫對創輯前志

大府

尸之同弔古逝矣西土魏二乎杜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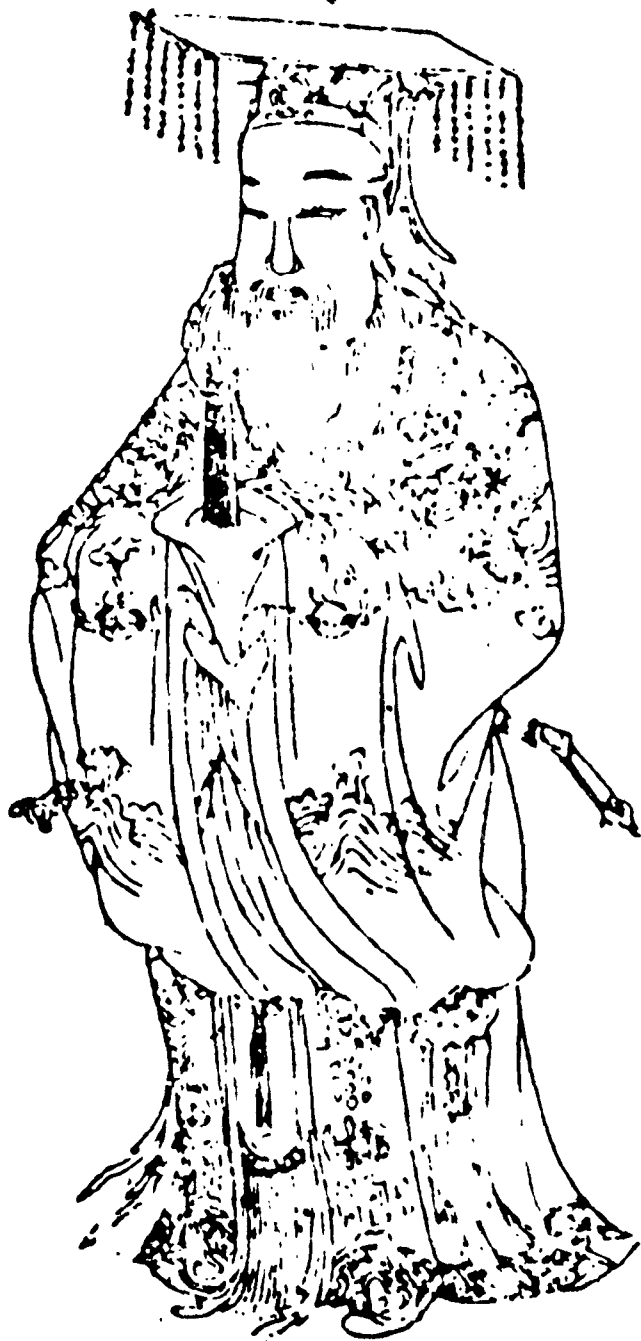
驚溪孫鎮敬題

得像第二

古華陽國開明

叢帝

案



雲珊寫

古華陽國開明叢帝像

二

古棠書屋

生荆襄國巴梁一旅都江冠六王鑿巫峽
已水患相揖孫跡陶唐岷山之野華之陽
聲靈赫二遺像皇二宛然入我夢黃土青
山古道旁於戲蜀都之民到於今稱之不
忘

鷺溪孫鎮敬題

錡若曰論曰肖像之興豈偶然哉誠以夫人盛德侔神明事業炳社稷其生也日星河岳一皆景其光明流行其歿道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苟得其彝器玩好猶將寶之况克見古人之真面目宜何如感發而興起也昔在高宗形求傳說後人擬色絲繡平原君春秋閒越王句踐甚至治良金模范蠡自峇厥後方冊不絕書亦越東方朔趙充國漢光武中興雲臺二十八將以爲

上應列宿皆有像贊 清興從龍諸彥忠勲元
老紫光閣亦賜繪章甫劍舄世俗迺原宵像本
浮圖氏何哉蓋自明初太祖易先師像爲木主
諸生不從遷於夾室後功令稍弛仍奉以祀迨
嘉靖由王子入繼正統志尊所親回臣張璁傳
會大禮驟膺枋國倡爲崇聖法祖率循舊典當
皆天下府聽州邑有司望風希旨凡境內所宵
豪傑名宦右暨大山喬岳供俸上古帝王圖像

一切剷除殆盡季世蜀中又重離獻賊兵火藝苑寶繪如蘇老泉記張乖崖祠堂真容文翁創建禮殿盥孔子及諸賢車服禮器無一存者士夫徒見今佛寺法楊惠之丹青金狄泥沙鬼神肆以爲宵像非儒者之學其亦弗深攷矣道光丙申小麟王邑侯奉大府指修復岷陽望叢祠宇問像於鎡曰孝曾先生曰望帝蜀人尊爲杜主今成都府屬諸治民間方春田皆皆先事土

主事與華陽國志合意者土杜音相近而讀誤
土主卽望帝之神也至若杜宇之訛爲杜鵑則
異物志寰宇志相沿說文句讀之誤唐宋詩人
因之後世賢者率仍其謬而不改矣又何怪蚩
蚩小民方社祈禱秋冬報賽式示前王如日用
飲食偏爲爾德而不知也旣以謔大令聿詔工
寫望帝像并擬容開明君於祠壁故爲之說質
世之好古博雅君子

後志卷一

後志卷第二

孫鉞續編

成帝重華元聖克任篡堯賊湯謠喙如林東山
刪書鄒孟刺誣桓 二 望叢其猶病諸志辨誣次
二

道光丙申岷陽古帝祠屋旣成客有疵望帝爲
子嚮烏且誚鉞不曾讀說文者因作釋嚮以糾
其文曰

𦉳周布穀非子規也𦉳縣圭切音攜爾雅釋鳥

𦉳周燕二 𦉳周句絕燕二 則𦉳也然則何

以爲規也攷工記車輪轉一周爲𦉳曲禮立視

五𦉳戶圭切音規註𦉳猶規也故𦉳周轉爲子

𦉳規說文佳禽之短尾總名也布穀短尾罔聲

頂有微冠狀類啼鵲聲如車輪之宛轉關生絡

釋而不已焉也是布穀以形與聲混爲鵲而𦉳

又適以音轉 而爲規吾故曰𦉳周布穀非子

規也許氏失爾雅之句讀固以鶴爲周燕蓋因
本文燕二字重出致誤旣不安於心矣又求其
說而不得也則又曰一曰蜀王望帝姪其謂妻
慚亡去化爲子鶴鳥說文六書綱紀本以釋經
而人化爲鳥則似荒悖非君子之言後世異物
志寰宇志唐宋詩人因之晉常道將辨之蔡詳
而王充劉知幾亦以爲妄夫望帝去今世代悠
遠其有無穢德不具論獨是鶴周旣非子規則

聖帝無亡去慚化之事既無亡去慚化之事則
叔重以周燕釋籥轉爲子籥後人卽因子籥傳
會杜鵑又以杜鵑證實杜宇邪說怪論支離恟
恍厚誣死王可謂不善讀書矣又况經史注疏
於本文訓詁外凡一曰者皆當時世俗有此一
說操觚家疑而未必然之辭也否則說文說籥
爲周燕尙不知籥的是何物遽可因其引用世
俗之說而必爲望帝邪且成都記蜀王本紀盤

稱開明之爲人多神異能以尸泝流反生使望
帝用之爲相迺不能以禮防閑望帝奪其妃耦
也豈足信哉豈足信哉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
無書二在戰國經孔子刪訂未遭秦火孟子尙
有是言矧維說文夫說文固非僻書而誤讀爾
雅則陸幾郭璞之言天下之通言 國朝四庫
全書十三經部

聖祖仁皇帝康熙字典所不廢也吾子生今之

世學古任服從

盛清之制可矣卽不樂道前王德善又何必引
後賢譎幻非常之譚以自謬於時哉

孫錡岷陽古帝祠詩凡三十二韻

岷上藏弓劍華陽古帝都君臣同揖讓祠墓久
荒蕪黑水懷明德青山感霸圖荒邱巢鳥鼠
昧湖魚鳧教稼功三蜀高風變一隅壤修天府
則鄉號大人殊瀕洞波濤橫艱難社稷虞前門

熊耳圖昆命隨令趨
蓄駭堯年警刊隨夏后傳

峽開龍起陸器上豕盈
洳四海終爲壑三巴免

化湖之丰勞奏緝黃
閩續爲談載有江沱姬重

將水土區西山容倦耆
南面謝傳臚投受重光

協功工一德符保民華
后戚持論後賢誣鳴革

尸濤么株林穢德歸
周名恍惚荆楚事模糊

燕胥回爲說元靈謔
與徒篡堯何妄譏割尹肆

挪揄二君不經之事常道將俱以爲漢人燕胥
祝元靈滑稽妄誕之談如舜篡堯伊尹賊

也湯賴有今詞伯風高古大儒太守張晚詹觀陳

編教削正公論剔瑕瑜贖請家醫序二王祠墓

園修邑大邦邑侯王財民繚牆圍翠柏壤樹接

蒼梧帳殿隆香火祠官禁牧芻神迎苴里覲

薦楚江巫春雨零寒浦秋風撼野廬巍宮新

黍方社舊粉楸下士頻懷古邨翁競執壺墓門

遐躑躅原廟共踟躕黃土千年在斜陽獨客

晚風城笛罷森木亂啼鳥

岷陽樂歌擬騷

朕皇祖兮帝堯與巴同國兮人皇造艸味兮天
荒利建國兮岷陽沼江漢兮爲湯表太華兮爲
牆來蚩黎兮力穡軫茸庸兮蒸嘗咨黑水分懷
襄寶善臣兮攸行纘隨刊兮夏禹法載嬪兮堯
唐肆陟西山以老兮堯誣台靈修兮羽翔般紛
紛其啼血兮又實台以穢德彼何人兮無良鞭
六龍兮升扶桑謠白雲兮之帝鄉請鈞天兮籲

閭今此下民兮台何不臧

帝召掌夢誕告巫陽勅天之命若曰陬有人兮
杜宇俾新宮兮岷土迎其神兮巴歌妥其魂兮
渝舞渝其瑕衅兮祈二澍雨實右有豐年馨黍
稷兮終古 右望帝

沃野千里兮鯨波洑大壑兮岷沱滔二西土兮
飢溺吾不起而爲蒼生功兮如何彼杜主實有
此彝德兮吾其君而相之廣汶瀆之神瑣兮玉

黜戮巫洲之修鱗兮黃能大江順軌兮蒸民復
粒降邱宅土兮牧此王國步吾圭兮袞吾裳千
秋萬歲兮岷之陽比跡幹伯兮服美鯨皇夥兮
哆兮方日糜爛其民兮泗上諸侯王

帝召掌夢誕告巫陽勅天之命若曰楚有才兮
汝荆載掛遜兮帝對喬爾宮兮西爾相讓王兮
嗣服 右叢帝



後志卷第二

後志卷第三

孫鋌續輯

思爲之後權輿太府蔣田克徵光復祠宇志經
始次三

道光甲午秋九月前綦江教諭臣孫澍纂杜主
開明前志成且爲書請復二王墓祠上今成都
太守曉詹張先生成綿龍茂觀察使孝曾李先
生曰蜀水利在今灌口曰都江按都江卽水經

岷江然不曰岷而曰都者江水發源徼外至此而會據南紀上游故名之也懷襄以來隨刊之跡遙哉渺乎然尙典具載學士大夫類能言之惟周末春秋列國時王室不綱伊洛首竭陵夷至七雄日循干櫓糜爛其民而巴夔峽中龍戰巫山崩江流橫溢全川昏墊杜宇俾荆人開明肆父厥虐康冀兆黎因相揖孫比德唐虞寔作君師降邱宅邨亦越有宋康定二年春邑隱士

張少愚請於郡修其墓道祠屋在今郟治西南
二里慨自明季獻賊爲患屠割雍梁燼剪宮觀
二百年來江山如故敗闕遺墟犁爲禾黍不可
復識別而兩抔黃土巍然相望松柏不蒔牛羊
作牧邛氓無知利其風水盜葬者襍還叢附主
者不聞詰官司不加誅既有歷年曩歲荆湖大
水客有入邛弔古譚二君遺事以爲三月空山
長啼怨魄荆尸泝流明惠未殄食其利者半天

下之民千有餘歲身後祠墓頓荒廢若此得無
物大精多不常厥居爲之厲與言甚不經無足
深論第揆諸禮經王制有功惠於民則祀之二
說斯爲近古然而古今天下盛惠事有其人而
居非其位不足以語成功居其位而任非其才
亦不足以章大惠若夫今有其人兼居其位則
上章二王之大惠下言興廢之成功者斷推我
孝曾觀察曉詹太守兩□□先生矣何則觀察

成綿龍茂兼轄都江水利水利二成都府屬成
華溫繁諸治十六邑而太守實爲之冕則二王
祠墓之所望於兩先生而兩先生又仁義爲鵠
忠信爲輿久簡在帝心行晉秩臬事方伯去
澍雖欲言竊恐後來居是位者其才惠與人不
能盡如兩先生卽如兩先生澍或計借上都以
今世士無張少愚則二王之祠墓終無一人上
言於戲荆襄江夏猶茅楚昭蜀漢原陵亦禋諸

葛異代君臣民懷享祀前王至善世豈遺忘謝
愚謂兩先生今者宜亟時修復杜宇開明祠墓
以還舊觀并厲禁蚩氓窳窳無讓後賢成此膚
功使後人稽諸典禮興嘆二王一歸美於兩先
生則大江東去波臣順軌其爲水利豈獨西土
之民萬世永賴哉兩先生之風亦與岷峩山水
而并永伏乞慨然發德音下有司履椹詳議可
否郫縣公王小麟曰予初丞仕蜀署滴水竹農

尹先生爲予言杜宇開明功惠甚悉湔水去郛
三十里以官守不得履二君之邱壟爲憾道光
十四年秋大府檄投郛孝曾李先生言如竹農
且曰是邑截長補短不及五十里然有孝廉孫
子皋兄弟者能讀書多識蜀中舊事莅任甫三
月子皋遽以訃聞及蜡觀察復督師於役夷疆
獻歲曉詹張先生太守出孝廉所輯杜宇開明
前志見示讀之私其閔廢隊志興復意與當道

先生諸君同也以予薄劣爲斯邑長昔之不得
至者今則爲計經始焉頃奉觀察太守諭壤樹
起繚垣并聿崇棟宇非僅守土者之責當亦我
國家典制所不容已也太守曰古今氣運
盛衰之說儒者所不能詳當其盛也人以為功
惠如是食報當如是及其衰也民又相與忘之
若天地鬼神不能有權以予過鹿頭謁麗土元
墓祠屋香火甚盛詢諸廟祝則曰今

皇帝朝□始於縣令某君請諸大府載厠祀典也夫士元誠南州冠冕然無論先朝卽國朝百年以前黃土一抔與棘荆豐州共泯沒昔何如衰今何如其盛也豈氣運隆替之說人事有之鬼神亦然與雖然士元迺天末一國之臣耳彼蠶叢魚鳧艸昧天荒六七君若聞於上吾不知牢享廟肖有司明禋之典視士元爲何如又况杜宇開明功懃具著晉常道將華陽國志今

孫子卑又詳言之若此傳曰道盛意至善民之
不能忘也由君子觀之有以也夫有以也夫

後志卷第三

後志卷第四

岷陽鷺溪瘦石孫錕續輯

炳若廟堂碑榜斯張高文典冊爲龍爲光志祠
宇次四

明年二月旣望曉詹先生太守攝都江水利道
犀浦來弔望叢之邱命邑侯忝設繚垣封植壤
樹逾夏觀察夷疆軍事歲又明年二君祠屋落
成觀察公來觀邑侯率諸生從是日積雨新霽

春田州長時花競開觀察慨然嘆息感二君功德在民而廟兌之維新也稱則古昔以杜主塋

域彷彿會稽禹陵之盛於是明府同布衣孫鏞合辭請曰斯祠也復於有宋元祐夷於明季兵火入國朝閱二百載始克復舊觀雖賢王之

靈爽是憑微太守我公之力不及此某等已礪貞珉欲藉鴻文垂示後世有同昌黎伯中山徐偃王廟碑蘇長公表忠觀文雖年湮世遠陵谷

後志卷第四

孫鎮續輯

邦君基前野人計後曰圭曰閒以妥以侑志祀
田次五

邑布衣孫鎮捐置杜主開明祀田既具牘本縣
復爲書上府道曰乙未九月戊子王小麟邑君
招同前知河內事犀浦劉厚滋及鎮言成都太
守張曉詹先生成綿龍茂觀察使李孝曾先生

稔得卽望叢二帝實有大功德及於蜀都由周
歷今雖世遠年湮非一切傳會荒唐民無得而
稱者可比故口兩大府於其祠墓廢隊仔肩興
復人職司茲土已四躬履其壤爲反樹起繚垣
矣陟邱而望縱橫平楚襟帶錦官遠抱玉壘近
頰岷沱鳳舞龍飛脈執橫結天彭九峯拱其前
汶瀆合流交其下炳靈江漢輝騰井絡亢上游
而中立夫容楊柳水繞雲迴大氣包舉古華陽

國夫二王既有大造於西土是以二十年來靈
爽如在光景長新然某竊以爲祠墓成易日久
無人看守樵牧作踐風雨漂搖依然蔓艸與荒
烟狐宅而兔窟不惟賢王之邱壘足懷於上臺
仁施實爲孤負顧募人看守須爲計長久苟計
長久莫良於田矣昔在有宋二王墓田復於前
邑令趙君可度叔儀當時大府爲文潞公益州
牧爲樂安公二公名宦具載宋史今觀察太守

兩先生才德俱與之齊而邑隱士張少愚徵君
暨前進士杜常五十八人與聞其事吾子守貞
肥遯 清時似此風雅盛舉其亦有意乎
曰侯自莅下邑以來賢能之聲交於涂廉明之
實著於野以此舉事何役不成况又奉憲府指
示追報前王篤興薄俗偷諸趙大夫後來居上
哉至進士杜常鄉官劉君何多讓焉
雲先生何可當也然竊慮之客歲仲冬舍弟澍
錡細人白

歿之前一日曾以修復二王祠墓上觀察太守
公書請定又屬捐清溪薄田於先處士所建鷺
溪義學鉉今核計義學館師修脯尙屬有餘請
將其田酌畫一區履計十畝擬以五畝田穀之
入治爲二王春秋祠費又以五畝度僧徒二人
力耕其中使足衣食四時伏臘司事二王祠墓
訶禁樵牧庶於亡弟倦二請復之心暨兩先生
慨然興復至意公私兩全侯俞曰若言義可底

行俟祠成日轉申本道府合并立案劉厚滋曰
爲二王祠者功旣出於兩邦君先生若爲二王
請入祀典豈不更善然舍兩太守觀察何告矣
肆公同酌商具呈本縣一面申明上臺鎡又以
爲亡弟澍旣爲二王祠墓作前志二其衰鎡雖
不文擬作後志上答賢王之偉功聿續宋人之
懋績明書我國家盛典與兩邦君邑侯石畫
駿德傳示萬世永二無極伏乞指揮取晉止書

既上太守觀察報可客有過而請鋏曰若人貧
約聞於鄉閭弗慮弗圖固以私田請充二王墓
田得無好名夫好名之人公知之矣獨惜吾子
讀書學道守貞盛日抗心希古自命何高迺於
望叢墓祠司事香火訶禁樵牧有僧徒之請也
夫二王功德及於蜀都今觀察太守兩大府爲
剗復祠屋上則祀典隸於王制下則邱壟艸木
恭敬兆黎愚以爲置凡庶一人監司足矣何必

僧鋌應曰若先輩所言知其近而遺遠知守經而不達權者也何則有司隸在官府公食有限而身家之願欲無窮廟墓小有修補輒爲上瀆冀倖於中取利否則四時風雨漂搖瓦桷脫漏繚垣傾圮習爲不見不聞他人卽有見聞以爲在官又不敢致詰若夫僧徒旣豐若衣食則二王祠墓屬官而心利其私可以終託不職則人得而逐之矣百年外不惟祠墓永於無窮而觀

察太守之德亦緇於勿替地方有司可坐以不
勞且本朝天下府廳州邑文昌關武廟
幾與尼山并祀除夫子廟堂領教職外而
文昌武廟□或居僧徒豈不謂凡民有身家之
累而釋氏以清淨淡泊像教禍福爲道齊功
令反權達經畧近計遠傳所謂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者此類是也不然我國家九有億兆
夷人摩肩接踵連袂成雲揮汗成雨大吏奉

天子命守土司祀境內明神旣不靳玉帛時享
庸惜監司一家而聽彼閭黎實繁有徒之據爲
安宅亦必有取爾矣至錡家世清寒誠如尊論
吾子之教未之敢忘若目爲好名則方今 聖
神繼承崇儒重學上都春闈下郡秋選三年比
校學士利賓 天室接武雲遠閒又 湛恩汪
濊鄉書稠疊賢能爭獻錡少作詩古文詞曾及
事海內高人長者屢蒙謬賞今行年五十矣不

此名之好而迺以生士之田謨諸死王之墟墓
哉言未終客遽作曰子言甚辨曷請重質諸觀
察太守以爲何如

觀察復曰子俊情殷復古慨割郭田愬素志於
壤弟酬懋績於禪王豈獨勇於義哉亦善爲其
田謨耳華陽之野土沃水淫凡民八口之家有
田者何限然鮮六七世占永業者子俊家綦貧
而出於是二於妥侑神靈之中鴈維持風化之

意使者與有榮焉

後志卷第四

後志卷第五

孫錡續輯

華陽之松岷嶺之柏萬歲千秋喬古帝德志種
樹次六

清興成都經兵燹後望叢亭殿聿燬川黎靡孑
遺大吏奉天王命守土招徠五州之民散處
各郡邑聽人營度疆場持竹竿各標方隅名曰
插占訖司地治者卽爲別邨落正經界奠居二

王祠宇遂降爲民宅然邱壟尙無恙也逮高
宗時邑紳某焚其墓樹朋胥吏伐之縣尹後聞
而寘諸法然無及矣越嘉慶初元土人又利其
風水競盜窀穸蘖裡望叢墓土作覆釜馬鬣封
無算乙未春仲本郡太守前翰林學士曉詹張
先生駕而相始命邑侯公甫種樹焉墓道周遭
計二里爲方廿晦封巨柏千壹百株嗚呼豐沛
粉榆社尊赤帝甘棠南國芟頌召公詩人桑梓

猶懷恭敬况賢王園寢名宦之手植者哉鏤旣
作好歌兒子何往遊復攀條而爲之賦其詞曰
稽望叢於東周得陵墓於西隄隙故都之遺壤
蒔嘉樹於方春懿夫蜀都文翁緬開明治水之
功高思杜主教稼之恩遠以爲其墓不可荒其
樹以宜選松耶柏耶大致栽培之功杞乎梓乎
當絕斧斤之患迺命郫縣公相度土宜經營廢
闕花隱繚垣苔封斷碣伊萬歲與千秋兼樹德

而樹木杜鵑哀怨識當年古帝之魂龜阜寂寥
弔故宮岷嶺之月嗟二世有隆夷物交興廢彼
二王之喬封亘千秋而不隊此一時種樹者固
未嘗以爲功逮百年懷古者安知不以爲異夫
今我 國家 聖神重光祀典時舉忠賢之墓
延爵賞於后昆帝王之陵置祠官於異代又况
沱水北華山陽疇服杜主之稷黍波利開明之
汪洋山青川白水黑土黃吉都天府鉅野平場

羣黎百姓舉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此隰陽
二帝之墓當道名宦先生所種之樹也自今以
往守茲土者慎無相忘

附錄孫鏐過杜主開明墓紀事詩一首

岷陽城南死王墓牛羊踐蹋窟狐兔學士昨來
拜杜鵑飭起繚牆壤封樹鄆人迺知古犀浦曾
王開明帝杜宇天漢褒斜爲前門玉壘靈關爲
後戶汶瀆交流東西川平疇百里無寸山城郭

綿潛圖畫裏天府陸海區其閒吁嗟叢帝才荆
楚救功又水纘神禹有土迺法堯嬪舜豈秦子
之與噲伍使者慨然發嘆息功德及民斯爲烈
矢將遺廟復元豐上跡三恪備遺逸邨翁稚子
走相告前王美善後賢報松柏補植魚鳧宮祠
堂遠肯蠶叢號黑水華陽日向東苴巴流澤惠
無窮千秋歲月江沱古一體君臣祭祀同用杜
句
志懷古橋第六圮上新宮圮下川流猗嗟二王

血食於茲無小民是尤

循望叢墓田而東不數武寔爲鷺溪下流有板
橋焉邑君所建也鎡從鄉父老道其上題曰思
古且爲之頌曰逝者如斯青山萬古黃土兩抔
介於中渚岸有桑麻畦有稷黍春秋作社考擊
田鼓邦君來觀諸生接武邑侯導之履乎圮面
邨農而大誥曰康爾居利爾田善視茲邱二王
錫汝以屢豐年

志觀稼亭又次六

新廟之陰沱水之曲有亭一拳四圍寒碧靈關
東迴玉壘西屬我思古人遐寄芳躅滇前進士
香士錢先生記曰道光辛丑秋八月鷺溪布衣
孫瘦石卽望叢墓麓創建草亭二高出二君繚
牆不踰仞而高城拱其前流水帶其右沃野平
疇一碧千里遊人陟祠墓者至是可縱目焉予
昨承乏郟旣爲二君請列祀典矣茲布衣又肖

杜宇開明像迺躬潔牲牲粢盛致祭禮成集僚
佐賓友讌其上適見穠稔滿邨黃雲蔽壟肆題
曰觀稼且爲之言曰客有謂亭與二君無涉是
也固當年不有杜宇蜀氓何以稼不有開明蜀
氓求免爲魚之弗得卽稼將何所然則今日者
聖人在上岷陽天末一隅旣富且安而吾輩得
登覽斯亭從容杯酒弔古賢王之功惠當綠野
春晚禹甸秋高觀夫耕田鑿井之民相與休養

生息不知帝力於何有者謂我 國家之賜可
也謂二君之賜禮亦宜之卽謂斯亭屬之杜宇
開明當無不可也

後志卷第五

後志卷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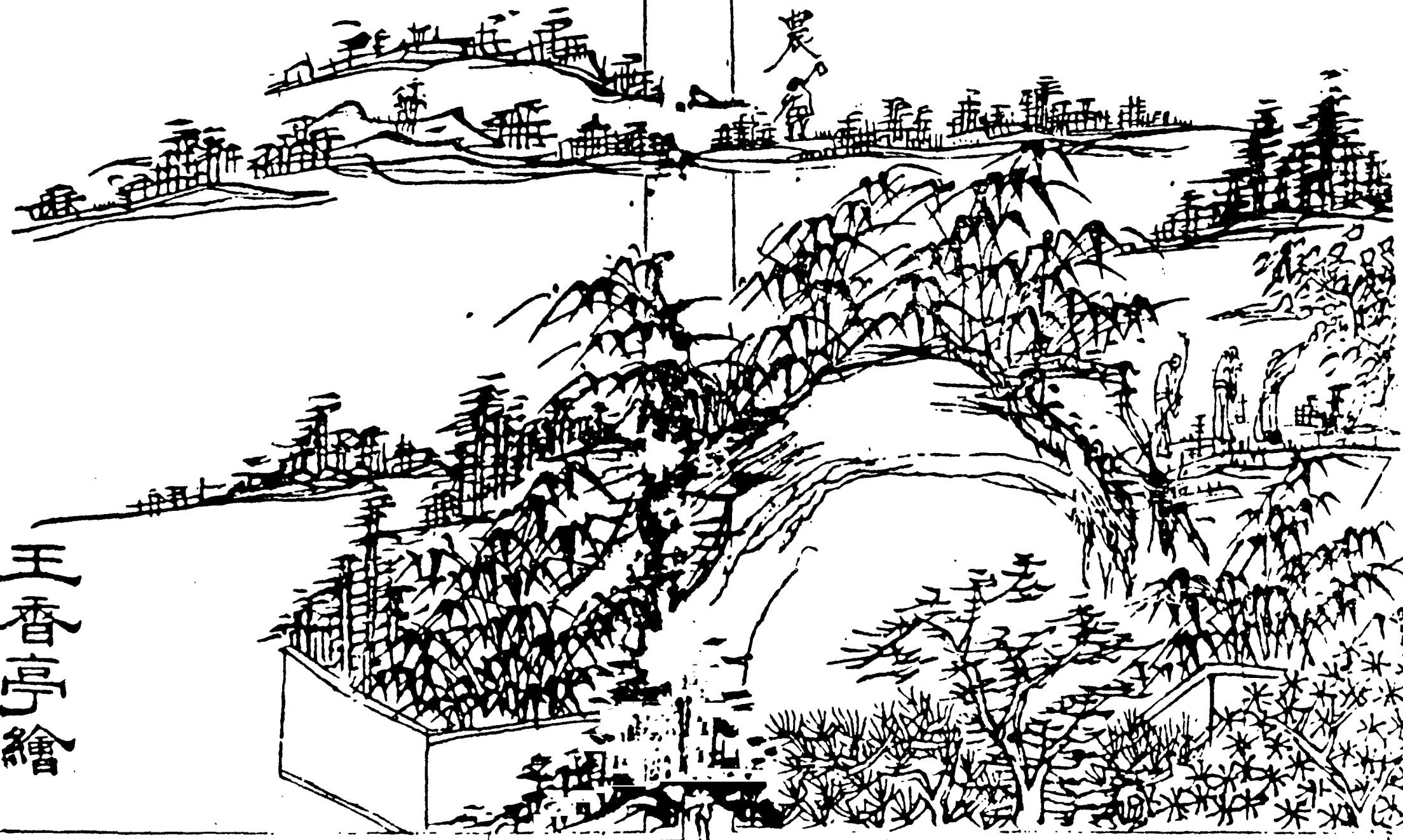
孫錡續輯

復其墓豐其宮慮後世更有興廢假於畫工使
覽古者足徵曰此兩抔黃土寔爲岷陽古帝杜
主開明之封志墓祠圖次八

望叢墓祠扁



五香亭繪



農

萬古畫山兩黃土艸長鶯啼沱江浦年二畫裏

蹋春風今從畫中更懷古鬱二蒼松萬竿竹下

有望叢新祠屋喬山弓劍東西周功惠在人名

在蜀老揚當年溯本紀開國茫然八千歲魚鳧

艸昧破天荒黑水華陽感興廢有宋元祐訖

國朝兵燹叢殘世代遙春水落花寒食路□□

邦君來弔蜀宮樵孝曾明府翮二說遺事小麟

諸生慷慨同高議前有永康常道將後有新都

藝文志畫師有意逞筆力要與高文爭典冊魏
宮寫証新圖經尺幅有同紀事筆岷江東下古

華陽盛惠苴巴頌不忘一抔遠懷唐二帝三川

如見會稽王翰林去年來種樹

曉詹太守

杏花紅旆

浥行露一條古道新斜陽兩岸春烟舊祠墓先

聖后賢道不孤豐碑矗

二

耀當塗杜鵑城畔閒

風月煩寫白雲徵士廬

謂有徵士君張少愚

附錄孫錕同邑侯陪李孝曾觀察岷陽古帝祠

覽古詩三首

華陽風雨入高邱。州昧君臣勝蹟留。二帝座中
容掛讓。七王紀外有春秋。空聞弓劍藏天末。無
復風雲被隴頭。比似尉陀雄五嶺。一障猶長漢
公侯。

黑水西來出大荒。喬山同旁舊宮牆。墓門鶯燕
今春州。原廟衣冠古夕陽。教稼遠遵周后稷。隨
刊高纘夏先王。君臣一惠形歌詠。本紀開端溯

老揚

太守去年來種樹

張曉詹先生

綦宮懷古筆於書

弟舍

子皋制輯前志

前王俎豆覘明憲名宦風規播里閭

稷共馨朝縣酒蘋繁兼薦錦江魚孤村春水桃

花裏重拜啼鵑古帝鷹

後志卷六

後志卷第七

孫錕續輯

邱壘攸復祠宇聿新肇修俎豆明惠惟馨志祠
典次八

皇帝嗣寶位之十有四載春前翰林院編修曉
詹張先生守成都桐城孝曾李先生爲觀察前
綦江教諭邑人春皋孫澍創作杜宇開明前志
竝上書太守觀察干復三君祠屋其冬教諭卒

明年夏祠屋成十八年觀察旬宣武昌終於位
越二十一年編修奉簡命陳蜀臬滇前進士

香士錢忻和知郟縣迺克以士民公牘上轉爲
二君請列祀典其文援引繁富參考確鑿能使
人覽于二君事蹟坦然明白無疑雖若有煩見
襍出者粵稽周書大誥諸篇亦頗煩襍然聖人
俱存不廢良以事關締造必鄭重詳案迺克徵
信故也今二君祀典之請歷有八年中閒名宦

遷擢轉徙存歿與夫謠詠攸謬之口增多事矣
微進士與編修何能上聞茲故備載原牘百世
下二王祠墓卽有荒隊庶幾好古君子猶得據
爲表章則 本朝忠厚傳示無窮其文曰謹按
杜宇帝嚳之支庶也封於蜀世爲侯伯當東周
末傳及杜宇徙治郫維昔七國稱王杜宇始稱
帝教民務農厚生苴巴之民亦服其教會有水
災江壅洪水襄陵命其相荆人開明氏鑿玉壘

通巫峽決江沱浸餘雒然後人民粒食蜀得陸處杜宇以其克纘禹績因法舜禹禪受之義邈位於開明是爲叢帝後歿咸葬於郫舊有廟在邑南去郭一里齊建武時刺史劉季連自灌口鎮移建宋仁宗康定二年邑令趙可度葺而新之邑徵士張愈爲記墓在廟後峙若雙闕廣二十晦其規制彷彿會稽禹陵皇祐四年進士杜常等請重修陳皋書其事文俱載全蜀藝文志

是杜宇開明爲功惠於西土者甚鉅溯查二君
祠墓方春田畝民先祀杜宇祈開明遇水旱災
異靈感尤著乾隆五十一年夏大旱遐邇來禱
甘霖壘沛嘉慶六年秋雨爲潦禾稼俱害邑人
禱之歲迺大熟其後十一年十六年二十四年
均以旱致禱澍澤如前道光元年大疫流行民
苦傳染聚禱益眾其患頓已由是岷里每歲中
天節豚蹄盃酒扶老攜幼相率塞塗卽二君墓

田祭賽以爲常道光十五年在籍鄉官劉厚滋暨士民等公捐銀二千兩經前任縣王聯陞封其墓修復祠宇邑布衣孫鎡又獻田十畝以備時享由縣立案竊杜宇開明去今多歷年所蜀黎匪直不是二君親舊自勝國流賊兵燹以後亦鮮二君子遺其樂利報本之心迺各有不能自己者如此非二君盛意而能若是乎茲據閭邑士民孫鎡等以杜宇開明二君請列祀典所

和恭查 會典凡祀禦災捍患諸神之禮因所
捍禦之地建立專祠特加封號飭所在有司春
秋諏吉致祭又恭查歷代帝王祀典定于順治
二年維時入廟祀者止有開創帝王康熙六十
一年增守成帝王乾隆四十九年又增備安帝
王卽如蜀漢昭烈帝於康熙六十一年入祀京
師帝王廟而蜀之昭烈廟地方官每歲仲春諏
吉致祭其費用在公項內撥給因思開創守成

各帝杜宇開明固不敢上擬然二君功惠之及
蜀民或可仰攀昭烈帝也或者謂杜宇開明實
爲東周之諸侯其撫有一方不過如粵之趙佗
閩之無諸吳越之錢鏐爲遐荒君長耳然前後
治蜀數十年適當七雄爭戰之秋而又東界楚
北鄰秦竟能慎固封圻使庸蜀羌蠻微廬彭濮
數百萬生靈休息無爭城爭地之苦且教稼以
希稷治水以繼禹揖讓以法堯其宅心制行迺

高樹功當在吳越王錢鏐之上今粵趙佗閩無
諸吳越錢鏐皆入祀典則杜宇開明二君之得
請入祀典也似亦成例可援竝與會典凡祀禦
災捍患諸神之禮相合所和猶恐二君事蹟或
有附會紀年無徵亦不足信今并歷稽方冊詳
其教民務農決玉壘山以除水患則見於晉常
道將華陽國志鑿巫山以疏洪水蜀得陸處則
見于漢許邵風俗通及宋羅泌路史玉壘山據

司馬遷史記卽禹貢岷山之分支爲江水發源
巫山據王伯厚詩地理考卽沱江之交會爲江
合流實全蜀水執要害而能灑沈澹災俾民其
乂厥功甚偉至杜宇開明君蜀三傳爲周慎王
五年秦張儀司馬錯伐蜀見史記然他書載揚
雄氏所云二萬四千歲李太白所云二萬八千
年當謂魚鳧曰上蜀山氏以後諸君非指杜宇
開明而言也杜宇開明在戰國昔之治水患與

秦孝文時李冰之繫離堆漢文帝時文翁之穿
湔江前後相閒百有餘歲耳離堆湔江止及灌
郫數邑而玉壘巫山則通全蜀之水李冰文翁
皆相隔不遠功由於因二君則自禹以後又隔
一千七百餘年功幾於創今蜀之李冰文翁皆
入祀典似二君不得疑其久遠而略之且蜀人
崇祀李冰攷其遺蹟則灌口之李冰廟卽杜宇
之故址齊建武中自灌徙郫由徙郫至於今已

崇祀一千四百年矣然則邨之有杜宇開明祠
其來已久茲閣邑士庶以二君功惠在民靈應
昭著歲時祈禱屢沐神庥因葺修祠墓捐置祀
田請入祀典不動公項酌諸功令証以禮經祭
義均屬不悖夫俾民稼穡續禹之緒二君之功
德如是則春秋匪懈享祀不忒也固宜用敢據
情轉請入祀典時編修由蜀臬兼攝藩宣矣昌
言於今節相寶迺以其章入告轉發禮部核議

列入四川成都府祀典每歲春秋官爲致祭禮
秩如會典議上制曰可祀用羊一豕一杜主
獻曰山尊灌用玉罍帛一加邊豆六品開明獻
曰雲壘灌用金爵帛一加邊豆六品

論曰杜宇開明祠屋著見前代當時入祀典與
否莫由詳也國朝龍興首致禮歷代帝王旣
又增祀備安帝王恭敬忠厚漢唐以降未嘗有
焉杜宇神明之後見於正史開明楚產雖不知

其所自出迹其所爲皆有上世帝王遺意詩不
云乎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傳曰道盛德至善
民之不能忘也茲觀於二君可謂君子矣有曰
夫民之不能忘也

後志卷第七

後志卷第八

孫鉞續輯

夫惟善志嚴實雅正述而不作壹稟哲命疑者
闕疑信者徵信單厥見聞兼識遺事作襍志上
九終焉

杜主既治邨或居瞿上以水患故也 巫山二
峽百牢之阻山曰龍門或稱有開明誓水碑考
今蜀通志不載 諺曰東三江南五湖表西海

者君哉杜乎微開明蜀其魚 一君墓皆爲隧
方廣十尺餘居民嘗入其中取石以出皆蝌蚪
書文可識別者曰隋玉壘喬華陽九峯觀笏拱
其堂千秋萬歲弓劍藏石爲前邑侯牛鵝亭取
去可惜也 五月日端午湘楚弔屈平岷陽朝
杜主鄉老人曰千秋節也至今成俗然其詳不
可得而言矣

杜生墓在六十八步廣半之開明墓方廣十四

步高二仞五尺制度卑狹因邱爲墳裁令流水
與望帝墓岡埶連絡峙若雙闕 塋域爲方二
里准以今尺得二十畝剛柏喬松入 國朝尙
存五六十株後爲邑紳△伐近三十年居民又
利其風水冢纍二盜封焉千十百也 其在

高宗時閩李大令勒石禁樵採村愚惡不有其
利也嗣迺并石盜去之 道光乙未王邑侯財
民田二畝作新宮梓材之價五百烏曹之價三

百丹漆之用其屬二百攻金攻石木人泥人役
食之用其屬千有三百二君墓繚已垣二百八
十步而訖壤曰樹千壹百株而多董其役者邱
上舍庶人在官△也 邑布衣孫錡奉稻田十
畝奇爲祀田庸其半穀入將二王春秋享祀庸
其半穀入居僧徒二人監司焉 廟墓聿修經
界交正底慎岷土垂示後人

後志卷第八

張俞叢帝新廟碑

水於五行為利害最大四瀆為水之源而江又為四瀆之長其為利害益大矣昔洛水警堯天下屛溺江實為暴民受其害帝迺命禹決江疏河東放於海則天下受其利然後受舜禪讓終陟元后功配天地德被萬世自水始也故孔子修書述禹之事尤勤備焉繼而嘆曰禹盡力乎溝洫吾無閒然矣劉定公亦曰微禹吾其魚乎

然則聖人之功簡而易循固時制治心通其變
厥後千五百年蜀有開明氏能振其道故禹之
功復興焉杜昔蜀有賢主曰望帝獲楚人鼈令
巨為相當是時巫山龍戰崩山壅江水逆襄陵
蜀沉於海望帝迺命鼈令鑿巫山開三峽決江
沱通滌雒合漢沔濟荆揚然後蜀得陸處人保
厥命望帝巨其功高讓位而去鼈令遂稱叢帝
號開明氏襲都於郫故蜀人誦先王者巨開明

氏比夏后氏焉其後三百年秦強代蜀命其臣
李冰為守是昔江祆為暴沫水淫流沃野歲災
民受其害冰迺誅水祆通水道鑿三山釀二江灌溉千
里變凶為沃人賴其利故史氏美冰之功於蜀
為大自冰歿後千五百載其功益章焉大禹大
聖人也智極於水用能因天順地永生厥民若
叢與冰道不行於周秦而能述禹之功厚利三
蜀非有大賢之業安能至此天水趙君曰予觀

蜀之山川及其圖記能雄於九邱者蓋乘成水利
巨富殖之其國故生生不窮然非開明氏則
巴蜀魚其民淮漢汙其澤湮禹之力遺後之患
憂可弭乎其後復得秦守之事謂其功出開明
之下而蜀人獨神冰之廟祀史氏惟載冰之後
功反使紹聖之烈闇而不耀世祀湮滅予甚懼
焉蓋所謂日用而不知遂忘其本矣按禮祭法
聖王之制祀功施於人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

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開明氏可謂能施於人
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也予適治茲土而龍墓
杜邑之南彼民無知古闕祭享非所謂遵明詔
存功烈者也康定二年春二月五日始作新廟
成益州牧樂安公命詞來祭趙君迺躬執祀事
會吏民_民呂享之眾始大悅趙君名可度字叔儀
治郫有稱觀其所與可知也銘曰江發坤險堯
曰懷襄夏后瘠乃其流洋洋巫龍崩山江沉蜀

疆開明疏繫民復其常外通淮漢內殖岷梁利
 盡西海寶維華陽神聖同功千載合符微帝之
 功蜀其魚乎江陽之腴邠惟舊都邱墳巍岌拱
 木號呼血祀不作神何巨居新廟奕奕牲牢孔
 碩民享其文神歆其質舊功克昭大患所逖不
 有博雅孰躋聖匹載德者言銘厥金石

戊寅夏七月初三日從邠書所載者鈔

旁見字及後字從全蜀縣志卷之六

後志後序

權輿天造草昧地剖洪荒盤皇巢燧既多詭異
之文農黃羲軒不少壽張之說夫子刪述識其
大者爲經太史秉書擇其雅者爲史三五已降
類可知矣若夫梁州提封禹晦奠壤周畿江沱
風壽人之化南國首列貞姬蜀山從偶王之戈
西土聿稱義士諒非鈞天啟佑則井絡精英不
效其靈苟乏明神憑依則坤元旁礴不鍾其異

或者呂爲都江西上下武之封建無聞太華北
來神禹之震育不典則上由堯舜六七世亦越
春秋二千年皆弱之突強之食龍蛇與星日爭
飛牛鬼共箕畢齊好是天能擅神異開益都野
之山川而不能生元后作益都黎之父母也豈
有是哉然而拘方域者難呂語大瀛之廣也翕
眾庶者無呂測至人之行也今攷蜀先辟望帝
杜宇叢帝開明者蠶叢蟲做大魚鳧自尊君臣相

保於戎隅車書不通乎京室時難則相與疇咨
事平則相爲揖讓上下之交志亦泰矣方冊具
在縉紳周知綦攸好德無事煩述惟漢太尉國
子祭酒許氏說文誤讀爾雅釋鴛爲周燕註曰
一曰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慚亡去化爲子鴛寫
愚竊以爲不然夫宮禁事秘外人難知中冓言
長君子不道杜宇始也剗三巴之草棘邁迹便
人繼也陋七雄之戟及離勲古帝重丁浚陞徙

治瞿上後庚黑水光宅岷陽稱王於樹藝以還
想當中歲竊帝於昏墊之後必幾暮年方上將
比德唐虞豈倦勤迺故呂辰羸自累若卑猶齊
賢魯隱卽失智何至呂夏南自污此固宜讀書
論世嚴我輩之平章觀過知仁更前王之月旦
矣若謂北面而朝生甘傾國西方矢思美正懷
春則魚網攸設築河上之新臺燕婉有求戕舟
中之愛子言莫予違尸汝荆以獨樂禮豈我設

要彼婦以同車有前事之堪師亦譎計之良得
賢王是故不爲下民迺增多口鶉未奔而狐已
綏鵲旣巢而鳩爰處當深宮逞婁殺之慾得不
畏國人疑猜呂太上有犬彘之行得不畏相君
跋扈而復遽將國遜趣呂身亡倒台太阿授卿
巨柄雖在下愚涼曰不可維厥哲后實其然乎
若謂叔重確有所據姑無論一曰是古昔先民
何人之詞即今汲古閣影鐫宋本先朝徐騎省

正誤於前一則愛而知其惡本朝孫平津闕疑
於後一則憎而知其善二書家有可覆按焉至
謂世守莽蒼年代荒忽二君遺行異物志穢德
瀆書既堪徵信則道將志懿德碩著豈單包荒
直猶三代烈如二王諸君子必不譏其穢德而
不懷其懿德匪獨厚誣夫古人亦覺存心之忤
刻也不然無論虞夏食牛商莘負鼎大賢未辨
薄俗爭譁即素王殞五父之衢何難罪以棄父

都君賓二女之館尤當坐以違親吹毛索疵握
瑜詆瑕彼若宗非此州之孑遺與何小人而肆
無忌憚也昔唐太宗英主也司馬公醜巢刺王
妃之非而不汰其盛德晉文公賢君也左邱明
謫秦穆公勝之失而屢多其虜功禮經曰德施
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愚以爲二君即
實豐淫行優點曩倫杜主則當劭其惠保巴士
之德開明允宜美其敷治汶瀆之功量功準過

興廢續亡上告

天王載廟祀典矧又事屬子虜義歸烏有也於
戲羹翁盜嫂史公且亮其心井母妃甥儒者具
原其迹苟侈譚姬孔外無人倫是顯謗堯舜後
非君道矣必有取爾將焉用之若天子獲天下
有之何必在蜀在蜀者既是古帝在天下者又
爲何王迹若所云懋稽於傳商胤迺禰烏衣王
鄭蛇當孫白帝子大人虎變必至食人上公鷹

揚不離飛鳥以文害詞因詞實妄吁可訓哉何其謬也或者姑將闕疑畀之無甚高論不知古人大節攸關卽爲昭代名教鉅防歿世無稱善人滋懼以怨報德則民益偷故狄梁公毀江南之淫祠不剪吳秦伯段文昌改淮西之直筆終碑韓退之然是則非草野布衣所知其當道太人先生之任也夫

道光丙申五月旣望汶陽孫鎮撰

房中突乃肉字述後佳述字者意也
作者字在正之十月七日鐘下志

公元一九九九（民八八）年五月初 版

《中華續道藏》初輯第三冊

精裝一冊基價 三〇元正

版權

所有



主編者 龔鵬程·陳廖安
發行人 高 本 釗
印發 行 所 及 新文豐出版 股份 有限 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二三〇六〇七五七·二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二三四一五二九三·二三四一五二九四
台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四二一六號
傳真：二三五六八〇七六·二三〇二三八七〇

網址：<http://www.swfc.com.tw>

E-mail address: swfc@swfc.com.tw

本書若有破損或缺頁，煩請寄回更換，謝謝！ 20000013

中華續道藏 初輯／龔鵬程.陳廖安主編. ——
初版. ——臺北市：新文豐，民88
冊； 公分

ISBN 957-17-1820-3 (一套：精裝)

1. 道藏